

韓
非
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吳氏影
宋乾道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韓非子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及急。乃遣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害之。秦王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製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爲吾省布政使。察賑鳳嶺。肅以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辭以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送是冊來。迺屬好手影鈔一本。以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攜至江甯。孫淵如前輩。慫恿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却有以他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冊。扶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以善。宋槧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以贈余。附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蕭爲朱文正師恭跋。御製文及代擬。進御文屢邀兩朝褒賞。文正曾以奏聞。

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以藁還蕭。聽入私集。且與蕭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真也。蕭老且病。然尙思假年居業。以期有以自立。不敢翫披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己巳。已丑。舊史氏吳鼎序。楚欲置相於秦戰國策。作楚王問於范環。史記索隱戰國策一作蟻。韓非作問於干象。然宋槧一卷中前作于。後作干。查姓氏急就篇注。楚有干象。深寧史精博定不誤也。同日又記。

韓非子目錄

第一卷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第二卷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第三卷

十過第十

第四卷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第五卷

亡徵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備內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飾邪第十九

第六卷

解老第二十

第七卷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第八卷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第九卷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第十卷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第十一卷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第十二卷

外儲說左第三十三

第十三卷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第十四卷

外儲說右第三十五

第十五卷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第十六卷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第十七卷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第十八卷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第十九卷

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

第二十卷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韓非子目錄

韓非子卷第一

初見秦第一

存韓第二

難言第三

愛臣第四

主道第五

初見秦第一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其頓首戴羽爲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社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鐵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貴，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

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巨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剋，而無齊爲樂。殺破齊於濟西，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爲戒，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誠云。兩國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人，故曰雜。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

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
萌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
破之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賁賤不
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拔邯鄲箠山東可聞引軍而
去西攻修武踰華絳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黨不
戰而畢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爲齊矣中山
呼淹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
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
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強燕決白馬之口以沃
魏氏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
天下編隨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
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
王之業地會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
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
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
兵弩戰竦而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
於乎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
反運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
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能矣
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日不難矣內者
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
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
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谿右
飲於洹谿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爲難武

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
而有其民天下莫傷知伯率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
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
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
於行而出知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
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
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
與天下何兼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
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
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
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
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
者也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藩籬出貢以
供若薦薦居久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
天下功歸於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
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
從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
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
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猶
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
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
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
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
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原然如此則以韓魏

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歟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爲質者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遇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趙則轉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疎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子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核然核然心腹虛也而病爲妨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爲妨核音艾若居溼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令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

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崎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疑伐己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厲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失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厲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

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禽君掖也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

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洋矣纒纒有編次也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掘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惛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劇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闊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譎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于道乞傳說轉轡轉次而備故曰鸞孫子臆駭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悼公孫軼奔秦關龍逢斬莫宏分胞磔裂也叔氏及尹子羿於棘投之於穽棘中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爲辜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子

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室主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晉之分也趙魏韓也齊之奪也陳恆弑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貪則易制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故曰偏威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

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爲私交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自功去勇而有強去君勇則臣武自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濇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

君子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不智而爲上智者正爲臣之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爲己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函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之虎因而存矣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明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

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卷第一

韓非子卷第二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揚權第八

八姦第九

有度第六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爲不曲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鄰國得燕爲黨者則重反是者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加兵於齊平陸以爲私都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通師久爲老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公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

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與也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輒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

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使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冊謂成國之舊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故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閒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故主雖法則可也雖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爲君言也有目不以私視爲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手入故曰不得不救入也鑊鄒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手必搏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外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逆法強諫凌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仁離俗隱居而以作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隙以恐其主曰

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伺危以怨主毀國以利家姦雄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選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惟以待君之任耳夫爲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真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僞也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惑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用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真僞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陰謀不得關其伎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直湊亦令得其職分而豪強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立治之功日尚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已穆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滅也使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至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

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爲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既使羣臣動皆以法其或凌過遊外即皆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遂通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制當主裁故不共臣同門錯置也威制共則衆邪彰矣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匠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爲其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當以先王之法爲其比利也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等令就下也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舉法而措之治自平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繆齊非繆其健羨齊其爲非細音黜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屬官欲令官之屬己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

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爲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弑田常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弑故今世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刻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異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爲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實其功功當其事事當

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功大震主亦所以爲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寢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當言如此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劫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擇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毀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僞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僞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子之燕之臣也以噲好賢故陳禪讓之事令噲不受國以讓己因以篡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匿其端避所惡也君見好則羣臣誣能誣其能欲見用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之情態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則知利其所存故得以爲資故子之

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爲利此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惡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爲僞其誠素自見羣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揚權第八揚權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

天有大命人有天命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天命君臣上下之節人之天命也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耽之過度則捐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宜則危君也故去泰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爲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聖人執要四方求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之彼則各自用其能也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四海則四方也藏謂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子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左右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畢來矣君但開門而當之無所遮擁也當受也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令輔弼二臣俱行職事行之不已既行職

事有功而可此皆俱賢之臣不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是謂履理也君能履理故有成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一方而成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好其能則下各飾其能以欺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居上好生辯惠則下因其材以入其諛佞材則辯惠也上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上權則國不治用一道以名爲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從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各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自定也不見其采下故素正采故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事而任之彼則自舉其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彼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凡事皆使彼自定任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矣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事也循事以求名則其名可知也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所生爲形名所從而出者形名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之二者誠信下乃實情二者謂形名也參同則用其人是謂誠信也實謂陳見也謹修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天必有符應之命以命之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夫智巧在必背道而行詐故須去之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

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巧考參驗鞠盡之其事既終還從其始也虛以靜後未嘗用己常當虛靜以後人未嘗用己而先唱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之陳事不擇可否每皆同之則是偏聽而致患也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陳事者且當信之無遂與同然後擇其善者以之施教則萬民齊一而隨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感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寧而物自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言當因道以考汝報而汝也死生猶廢興也謂其教命時可廢則廢時可興則興也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故能生於萬物德不同陰陽故能成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溼故能均於燥溼君子不同羣於臣故能制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故曰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道以獨爲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禮下當陳其名言以禮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難之彼必反求其理以大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名則事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醇溶則漫之貌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愚以求智故聞然若甚醉者則言者自盡而敷泰也譬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